

# 從講堂到銀行(一)

衛挺生

——教書·戀愛·結婚·銀行服務

## 南高師的耆宿俊彥

中華民國九年九月十日晨，我乘滬寧鐵路火車到達南京。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已經派員到下關迎接，當即取出行李，僱好馬車，一同坐車入城。從下關入城到學校約十里，一路空曠荒涼，乃洪楊太平天國亂後毀滅的結果，造成了「蕪城」的現象。

南高師校址，在北極閣所在之觀象山，坐北向南。世稱「鍾山龍蟠，石城虎踞」，正是南京高師所在地的地形，而亦梁武帝因台城之「台城」遺址。學校垣後為直通下關的石子馬路，校前為成賢街。「成賢」正是造成賢材的意思，合于最高學府的名稱。校舍建築樸素堅固，乃清末兩江優級師範學堂舊址，民國四年改辦「高等師範」，此時校長是郭秉文先生，字鴻聲，江蘇江浦縣人，美國紐約可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初任教務長，民國七年繼江謙先生而任校長，其組織與領導能力異常高強。副校長劉經庶先生，字伯明，

以字行，南京人，金陵大學畢業，在美國芝加哥近郊之西北大學進修哲學，乃一實踐思想家，其言行並為學生所尊敬。新任教務長陶文濬先生，字知行，以字行，安徽人（入國民政府時代，改字「行知」）亦可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研究院畢業生，

杜威之得意門生。校務長（總務）張準先生，字子高，湖北枝江人，美國麻州理工學院（大學）化學工程畢業，處理事務簡明周到條理分明。各學系主任教授亦多昔日留美同學，化學孫洛字洪芬以字行安徽徽州人，昔日文華書院同學，美國費城澤州大學畢業。物理學胡剛復無錫人，清華第一批公費留美生哈佛大學博士，地理與氣象學竺可楨，字藕舫，紹興人，清華第二批公費留美生，哈佛大學博士。動物學秉志字農山，旗人，清華公費第一批，康南爾大學博士。植物學胡先驌字步曾，清華公費第一批，美國加州大學博士。英文梅光迪字迪生清華學校第一班，留美哈佛大學碩士。農學鄒秉文，美國康南爾大學博士江蘇人。會計學朱進字進之常州人，清華公費第二批，

美國某大學博士。以上皆為留美同學。「國學」方面，皆一時名家，國文王伯沆先生（濬）南京人。國史柳翼謀先生（詒徵）鎮江人。文字學顧惕生先生（實）武進人。教授陣容，甚為整齊。

此時高師學生乃建校的第二班四百餘人，皆民國八年招考入校。學風樸茂，一般學生皆能努力學問，後來在學術與事業上有成就而知名者頗不少。國文如陳子展後任復旦大學國文系主任，國史如繆鳳林，有著作行世。地理學如沙學浚，後任復旦大學地理系主任、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民族學如凌純聲，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教育學如吳俊升字士選，後任教育部次長，新亞學院院長。心理學倪亮，法國博士。經濟學如施督輝有譯著。政治學如陳啓天著書多種中國青年黨領袖。財政及銀行陳慶瑜（字瑾功），曾任財政部長及中國銀行董事長。張其昀字曉峯，浙江郵縣人，原在南高以地理學為主系，而對於中國歷史及中國哲學史學均有深厚之造詣。

(一)行銀到堂講從

曾任教育部長而提高中國之高等教育程度，中國大學級之產生博士研究班及博士學位，乃自張其昀始。在台灣除台灣大學外復有多處大學之設立，亦自張任始。其任國防研究院主任時，創辦中國文化學院，中華學術院，提倡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均有輝煌成就。其主持整理舊史有清史、明史、元史而宋史、金史之修編亦在進行中。中文大辭典成四十餘大冊，鴛鴦橋轍次之作而上之。又編印中華大典華岡叢書等作，出版期刊多種，皆多為世人之所願而未能達者，其魄力之大，固得天獨厚。而培養如此人才，亦「南雍」之學風使之然也。我在這種學術空氣之下，在賢師良友

之夾持中，開始了一學期的教學。

校務長張子高先生，將我安插在「教習房」樓上居住。教習房在校園之西北隅後門內，上對北極閣之氣象台，下臨石子馬路，乃單身教員之宿舍。我的臥室窗外「六朝松」與王伯沆先生的臥室隔一板壁。王先生乃東晉名相王導之後，南京名士，與當時詩文名家陳伯嚴（三立）別號「散原」先生文學關係甚密，其學問博洽。（伯嚴先生之三公子衡恪方恪寅恪皆以文名，而寅恪是我最相契的哈佛同學。）因此，每日晚間，我曾往過從聆其高論。對於國學，獲益良多。王先生告訴我，南京狀元境各書店多古書，我從那裏



本文作者民國九年任教南高時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名教育家郭秉文博士。

買得一部明版「性理大全」，

王先生見而羨慕之，且恚曰「有這樣一部好書，不知該書店何故未曾來告訴我」，可見王先生平日曾有得每週好書皆由書店告知王先生收買，亦可見王先生讀舊書範圍之廣博。此書王先生解釋云，「此乃明代自成祖以後考試士子所用『大全』書之一種，原有『四書大全』（三十六卷）與『性理大全』（七十卷）採宋儒學說一百二十家」。我得此書後，晝夜誦讀，得知所謂「宋學」之輪廓。王先生又講漢詩十九首，出于銅鞮，讀之可備一說。我問中國「賦」，王先生乃介

紹「歷代賦彙」，「賦海大觀」，奇文千篇美不勝收。

教習房之屋後街旁有一家徐州府人養馬為馬車之用，而亦可騎。我與之商量每日往騎馬奔馳一次，以代劇烈運動。

孫洪芬兄看我一個人住校，怕我孤寂，因請我到其家搭伙食，其家在復成街復成橋旁，去校前門不遠，其家人有其夫人兩女一寡姊，家庭禮讓和樂，乃一模範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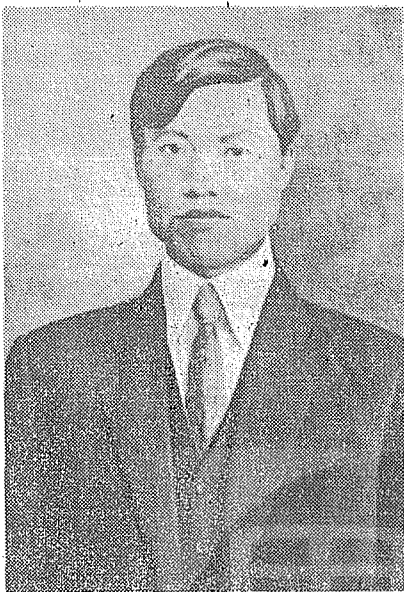
教習房有使用人照料一切，住與衣食有了安排。

次言授課，彷彿記得教務方面安置要我講授五門功課。三門專授商科學生為（一）「商業通論」，（二）「市場學」，（三）「銀行學」，第四門則兼商科及他科系學生（四）「商業（世界）經濟地理」，第五門則講授附中商科學生。（五）「商業道德」五門授課時約平均每日三小時，均採用英文課本。關於第四門「商業世界經濟地理」一課，張子高先生來告云將應用高師最大課堂，即鐘樓下大講堂，因其為商科各系學生之必修課，亦同時為教育科地理系學生之必修課。他系學生則亦得隨意選修。及開課時，課堂人滿。第一次按名簿點名，費去時間三刻鐘。名冊點完一遍後，已聞下課鈴響。不得已，以後免去點名而逕直講課。因此，除商科銀行系學生因在小課室內常見而認識外，他系學生多不認識。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一月，我昔日在密溪干大學同學劉大鈞（字）季陶自北京來函邀我赴北京。當時澳洲人端納 Mr. W. H. Donald（西

人稱之曰「中國的端納」"Donald of China"。

後來西安事變，端納曾爲 蔣先生的安全而作說客，奔走于張學良處，送 蔣夫人至西安，調停僵局，終使叛將降服，親送 蔣委員長安全返京，在中日大戰前立功甚大，死後遺囑「葬中國」結果來葬。與劉季陶合辦「中國經濟討論處」，調查中國經濟實況，他擬聘我爲英文編輯，月薪三百五十元。當時南高第一學期即將結束，返國之路費借貸已經償清。又因劉季陶與我在密大同學時，最相友善，平日皆以建設中國經濟相期許。今由季陶函招，自願考慮。而且南高當時之月薪爲一百六十元，北京爲三百五十元，青年任事開始，自然選取最有利之地位，而且北京爲我在清華學校讀書時舊遊之地，于是決計辭去南京教職，而往就北京之編輯職。然我對於南高之師生雖猶有餘戀，而離開商科當日「黑麻醜怪」之主



南高副校長最受學生敬愛的名教授劉經庶先生。

任，乃一快事。

### 我在北京的第一年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二月初，我到北京，由劉季陶爲我安排一切。當時經濟討論處的組織，端納爲主辦人，劉季陶爲會辦人。各經濟中心天津上海南京武漢瀋陽廣州，均派人實地調查，每月各地均有調查報告來北京。我與另一澳洲報人 Mr. Eggleston 任編輯，就其調查報告編輯之，並爲文以供給中國當局之參考及世界各地通訊之根據。中國之經濟建設，不但爲中國問題，而且爲一世界問題。必需世界先進國家對中國有確切認識，始肯向中國投資以促成中國經濟之開發。

二月三月，我在經濟討論處任事，而住在東華門外南河沿大純公寓，三月下旬忽有兩位意外來賓下訪。一位是紐約可命比亞大學畢業銀行學的王徵字文伯，吉林寧古塔人。他在可大時我們會見過，另一位由文伯介紹爲張公權先生，中國銀行副總裁，爲說明來意，張公權先生云：

「我中國銀行是全國的中央銀行，是銀行的銀行，全國分支行一百二十餘處，凡是有銀行的地方，中國銀行皆其領袖，所以我們需要第一流的銀行人才。你衛先生既是學銀行學，而且有著作見知于世，不知願否來我中國銀行。中國銀行亦有經濟調查，與你們的經濟討論處的經濟調查性質相

同。」

我回答說：

「承 先生下訪，殊不敢當。我是學銀行學的，對於國家最高的權威銀行，當然是十分景仰。但不知任用條件如何？」

公權先生問：「你現在的月俸是幾何？」

我據實回答說：「每月三百五十元」

公權先生說：

「你們美國留學生，生活程度高。我中國銀行用新人，從來無給月薪三百五十元起薪的，創此一例恐舊職員不服，這裏美國留學生都是一百元起薪。王文伯亦然，現才增至月薪一百四十元，我想給你一百四十元起薪。銀行年終分「花紅」，最少等于三個月的新。而上年年終每人實得數等于六個月月薪，實增月薪一半，等于二百一十元月薪。假如你肯來，我也可以同時用你作我的英文祕書，每月我津貼你一百元。然則實際所得爲每月三百一十元。那末比你經濟討論處月薪僅少四十元。你肯犧牲那小數目，來我中國銀行嗎？」

我回答說：

「承 先生的盛意。請讓我考慮一下再奉答。」

我們于是就握別了。我請文伯將他自己的住址寫給我，並告訴我張副總裁的辦公地點，以備回拜之用。

我是初出學校門，在美多年，對於中國社會情形及一般事業毫無經驗。只得事事請教朋友，

以作決定方針之助。我次日晚往訪王文伯于其寓所，詢問此次來訪的原因。文伯說：

「前兩天張副總裁忽然問我說『你們留美學生學銀行學的，有何人是優秀而成績卓越的，請你介紹幾人來中國銀行』。我答復說『誰優秀而成績卓越，我也是不知道。但我知道前年（一九一八年）交通部交通總長葉恭綽經美往歐時，曾留過美金一千元懸賞徵文，題目是『英法美三國戰時金融狀況及戰後復元各辦法考』，論文獲首獎的是衛挺生，二獎三獎是沈某陳某。現聞衛挺生在京，担任經濟討論處英文編輯員。副總裁若願見他，我可察明其住址。』經詢問住址後，他要我陪他往見你。」

我問張副總裁的名字及出身，及誰是中國銀行總裁？

王答：

總裁是馮耿光，字幼偉，廣東人，軍人，因與馮國璋認為同宗兄弟，馮國璋任總統時，任命幼偉為中國銀行總裁。副總裁張公權，名嘉璈，上海寶山縣人，日本慶應大學銀行系學生，（未曾畢業）初任上海中國銀行副經理。梁任公（啓超）任財政部長時，任命之為中國銀行副總裁。而實際因總裁非銀行業出身，故實權在副總裁，總管全國一百二十餘分支行。」

我又問：

「你看前途如何？」

王答：

「你的前途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一百元起薪。兩年來兩次加薪，現是第三年月薪一百四十元。看不出有何遠大的前途。我在等待有機會就離開。」

這句話，不久就實現了。在四國銀行團美國代表斯佛文士來北京時，文伯往就其秘書職，月薪四百元，後轉交通銀行要職在錢新之（永銘）先生下任事。

我又問張陽年長在京同鄉高重源（名仲和，國會參議員）及其弟高季溥（名維崑，曾任縣長。）重源說：

「我不知道公權，我知道他的令兄君勳，名嘉森。其人品雅正，道德高尚，學問優美。其哲學與政治學造詣頗深，而為梁任公之所賞識，公權乃其胞弟，聞其兄弟相友善，但因未見過公權，故不知其為人。」

季溥說：

「公權乃今日全國銀行界最高領袖，其所言當負責不苟，他給你計算月給至三百一十元，當可信。與你的現在月薪比較僅少四十元，你是學銀行學的，在中國銀行你前途機會多，似乎值得作此小小犧牲。」

我聽了高氏兄弟的意見我幾乎已經決定接受公權的提議。

我次去問劉季陶的意見，季陶說：

「中國銀行不是沒有月薪三百一十元或三百五十元以上的地位，現在公權主張給你正薪一百四十元，個人津貼一百元，其餘要靠『花紅』。花紅是能有能無，津貼要他肯守諾。」

言信用。上海人圓滑，你要防備，他的各條件伸縮性很大，這是為你着想。你是我請來的，我當然還願意與你繼續同事。但事關你的前途，你自己決定。」

我在討論處遇見周寄梅（詒春）我談到此問題，問他的意見。寄梅說：

「張公權比你年紀大不了許多，而聰明能幹異常，當代人才。」

由以上各方面的正負意見，我當時對比之而考慮如下：

甲、正面的各點：

1. 張君勳的人品、道德、學問、修養皆崇高，梁任公與之友善。公權乃其令弟，而兄弟相友善。其人品道德當亦不差。其言或不至于不負責任。

2. 公權英年聰明，能幹異常，當代人才，我應當向他學習。

3. 中國銀行乃全國銀行界之正統領袖銀行，我既學銀行學，應當向中國銀行事業方面發展。

乙、反面的各點：

1. 中國銀行不少月薪三四百元以上之地位，今以一百四十元為我起薪，顯示其對我的銀行學知識不肯信任。

2. 公權是上海人，聰明能幹異常，而極圓滑。他所提議的辦法，伸縮性很大。萬一將來不伸而縮，我將如何？

3. 我自己是豫鄂邊境山中極簡單的環境生長，而性行方正，思慮遲緩，拙于對人，拙

于巧言。將來是否「圓鑿方柄」不能相入，犯古人之大戒？

丙、錯誤的推論：

1. 我所著南美 A、B、C 三國利用外資與國事例論文，那是我的創作。在東西各國中，也是新的研究。趙祖貽已經用中文譯出，由經濟調查局印行。在那書中，我指出由國家銀行領導全國金融界吸收外資改造中國經濟而致富強的康莊大道。

2. 我所著「英法美三國戰時金融狀況，及戰後復元各辦法考」論文，充分的指出國家政府與中央銀行如何應戰，如何復元。

3. 我這兩本著作所包含的學識，是中國銀行大多數行員所無的知識，公權屈尊下訪或即為此。其以一百四十元起薪，顯然因為那是給王文伯的待遇，恐其難堪，將來必然在試用後改善待遇。

今日的事後聰明，則認為當日的正當途徑，應該早日回拜公權，而暫不加入中國銀行，仍繼續擔任經濟討論處的編輯事務，而從事研究著作。一俟著作得有聲譽，則銀行方面，當肯給予相當之高級地區與高級月薪，然後圖入中國銀行不遲。稍遲馬寅初一入中國銀行，公權即准許其任總管理處之「總司券」管理全國中國銀行兌換券之發行，月薪三四百元，乃一實證。

但是，我當時心中自矛盾起來。自己又想，我在銀行學上已經下過了幾年的工夫，對於金融建國與金融融變已經有過了相當的研究與把握。現在，有機會到中國最有權威的銀行去學習，

去試辦，此機會不可放過，（這隱然是公權說辭的反映）我居然很天真的相信我在中國銀行會有遠大的前程，這樣傾向的結果，我終於在三月末回復張副總裁，我接受他的提議。而一面向經濟討論處請了長假。在四月一日「愚人節」投身入張公權的中國銀行，而作了此後五年中國銀行的愚人。

民國十年四月一日我隨張副總裁出行，漫遊江浙，先乘京津鐵路與津滬鐵路聯運的火車。同行者，張副總裁夫人與副總裁中文秘書金侯城（名其堡）亦日本留學生，我算是他的英文秘書。沿途有各地中國銀行分支行的「行長」（經理）登車來應酬。到上海，英租界住靜安寺路滄洲飯店，Burlington Hotel, Bubbling Well Road, British Settlement 公權夫婦租有臥屋客廳，侯城與我各一房間，每日餐即在房間，午餐晚餐則到張公館，即在附近。張太夫人均健在，並有兄弟及兩妹在家及公權先生之諸公子。由暇日閒談，得悉公權之夫人，乃上海縣城內一富家之獨生女。公權早年之創辦神州法政學校及民報及其早年之政治活動，皆得力于其夫人之經濟協助，公權自言，很感謝其夫人。

公權每日與上海金融界諸鉅頭會談據云，有中國銀行宋漢章，浙江興業銀行葉奕初（名景葵）及其弟景華，浙江實業銀行李馥蓀（名李銘）（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陳光甫（名輝德），中國信託公司黃溯初等。我有機會則往與銀行週報總編輯徐滄水（公權之門人湘人）及銀行公會秘書姚仲拔（英國倫敦大學畢業浙人）談，藉稍知上海金

融界情形，餘時讀上海各日報及銀行週報，公權得暇，則要我教他英文。因其仍在孜孜求學也。

五月，副總裁赴南通，往見實業家張季直（名張謇，清季狀元）及其兄張叔儼（名張謇）及季直子張孝若，金侯城與我隨行，遂乘小火輪船遊覽參觀通泰鹽壘公司之十二公司，南起揚子江，中經淮河口，北至海州，歸過揚州。這一次作了數百里的地理及地形觀察，遍覽淮水出海以前多枝水道及其塗泥。禹貢揚州「厥土為塗泥」一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正是我們所行的一段地面。此次遊覽參觀的結果，上海銀行團以中行爲首，担任了一批借款，協助其鹽壘事業。

六月，我在上海既無多事，乃乘暇請假一個月回鄉探望我的母親。自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辛亥夏六月初，回家省親一次，至今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恰滿十年，五叔父與我父親先後二年逝世，今存者惟有老母，我乘此時歸家省母，很快樂的是我的母親仍很健康，在家作數日盤旋，並在兩姊家及石渠村各叔家。在家休息數日後，復返上海。此次東下，邀同淑勤五姊，及其兩女張宗敏宗嫻及其姪女宗琬姪兒宗德，同到上海入學校。

七月中，返上海後不久，我忽發盲腸炎。經牛惠生醫生檢定後，由其以電話洽送法國醫院，院醫 Dr. Present 因其時在星期六下午，不即開刀，而在腹外置冰，到次週星期一日上午開刀，盲腸已經潰爛，兩三小時始檢出而不乾淨。因此而開刀處插橡皮管導流血濃，數日以後始收口，故腹右長留大疤。休養月餘逐漸恢復正常行動

九月，往海寧觀潮，陰曆八月十八日也。徐志摩（名璋序）之父徐申如先生作東道主人，潮來之象，果如枚乘「七發」所記。自海寧觀潮畢，遂往杭州西湖，遍遊蘇堤白堤內湖外湖南北高峯，孤山、岳墳、三天竺，觀賂賈王為僧之天竺寺諸名勝而歸。多年所需要之休息，此次南行半年中得之矣。

自四月初至十月初，半年時間如白駒影之過隙轉瞬即逝。至十月中，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特別是「總文書」陳藹士（名其采）「總司庫」吳震修（名榮翹，陳吳原皆軍人，今任總管理處「五總」之職。馬寅初則新任為「總司券」之職）函電交馳，催促副總裁返北京交通銀行，總行亦函告急蓋風聞總稅務司安格聯，擬將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所存之關稅稅款提出，改存英商之匯豐銀行與麥加利銀行。其事若果實現將危害中交二行之兌換券之安全也。乃催張副總裁迅速返京，商籌對策。副總裁等一行人乃于十月下旬自滬返京，實現其主張十一月初提轉存款之事實行。全國各地兌換券之持有人大起恐慌，一致羣往中交二銀行之所在地「擠兌」。

事情是這樣的，中國自洪楊之亂時起，上海及沿江沿海若干商埠，清政府無法徵收關稅，英人曾代清政府在若干商埠征收「值百抽五」的關稅交清政府，亂平後，英帝國要求以後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職用英人充當，清政府允之，民國時代北洋軍閥政府繼續承認舊約有效。

故海關總稅務司為英國人，民國十年的海關

總稅務司為安格聯 Sir Francis Aglen 他不但主持收稅而且主管稅務存款，向來關稅收入，存入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二者原皆為國家銀行，二銀行皆發行「兌換券」。現款收到後，均以兌換券付出，而以少數現銀存庫，以備兌現謂之「頭寸」。兌換券通行民間，謂之「紙幣」，亦稱「鈔票」。平時「頭寸」不需太寬，因人民日用，鈔票較現銀為方便。但假如「頭寸」不够兌現，則人民頓起恐慌大家要求將兌換券換成現銀謂之「擠兌」，此時安格聯忽發一種奇想，他藉口中交二銀行營業有不穩情形，而將海關收稅及存款權移交英商二銀行，即匯豐銀行與麥加利銀行。此一移動，頓使中交二銀行所發之兌換券「頭寸」空虛，無以兌現。故全國各地人民凡持有中交二銀行之兌換券者，皆大起恐慌，各向所在地之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分別擠兌。

十一月初，他的奇想果然實施了。他居然移出中交存款改存二英國銀行，他聲明他「有權且有責任轉移關稅存款以保其安全」，各地擠兌亦同時實現了。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總裁馮幼偉副總裁張公權常務董事王叔魯（名克敏後中日戰時附逆）總文書陳藹士（名其采）總司庫吳震修（名榮翹）及我，在董事會議室會商對策。時已先函請衛戍總司令王懷慶張貼告示：「一面禁人民擠兌，一面命令中交兩銀行停兌，至于如何對付總稅務司尙待討論。我立即建議，此事應根據國際公法、國際私法，中英條約，及中英兩國之一般官軌立論，向安格聯抗議其「違法失職」，促其立即恢復中交二銀行之關稅存款，大家皆無異議。我

乃以中國銀行總裁名義作英文公函向總稅務安格聯抗議，要他負責。公函大意說：

「安格聯爵士：你是英國國籍，但同時却是中國官吏。在你的中國官吏身份上，你的官吏行為，依法應該對中國政府及中國人民負責。中國政府向來依法指定中國交通二銀行為中國紙幣的發行銀行及國稅的收存銀行，你無權變更其地位。匯豐銀行與麥加利銀行，雖與你個人同其國籍，但該兩銀行對於中國政府及對於中國人民却是兩個外國銀行。在你對中國人民而為公僕的身份，並不會授予你任何特權，許你將中國政府的稅款自個中國國立銀行取出而移存入于外國銀行。你的行為，違法失職。你應該負責立予更正，立將違法移出之款，依法移還存入中國交通二銀行。」

此項公函去後，即接到駐北京英國公使館來函為安格聯助威。其來函大意云：

「安格聯爵士，乃英王陛下之高貴臣民，今在華橫遭貴銀行所領導之輿論，妄肆毀謗攻擊，殊欠友好。特此抗議。」

我立即以中國銀行總裁名義復函，大意云：

「公使閣下：安格聯爵士，雖是英國貴族，却已接受中國政府任命而為中國官吏，因而必需接受中國官規之拘束與中國輿論之制裁，而與中國之他官吏全同，並非例外。今因其違犯中國官規，而以中國國稅違法而妄提出向外國銀行存入，故本行及一般輿論起而糾正其違法失職，但期望其改正錯誤復守法制

。此自與毀謗攻擊不同。否則無中國官職之外國貴族平民來華，由來一致備受尊重也。英公使語塞，同時首都衛戍司令部，已經發布命令，禁止人民擠兌行為並立即佈告命令，命中國交通二銀行停止兌現，告示普遍張貼首都通衢及中交二銀行之銀行大門外，告示一出，首都之擠兌風潮，立即平息。

安格聯一方面看見首都中交二銀行之地位，屹立不動，又一方面看見我方抗議書的理由辭嚴義正無法抵抗，又見英公使助威的抗議之公函不生效力，遂立即改變態度，復函轉圓，函稱：

「我負責保存關款，這一次擠兌風潮所顯示的結果證明中交兩銀行能够屹立不動，不畏風潮。關稅存款，存入二銀行，可以得到完全的保障。我已命令將中交二銀行之關稅原存款，移還存入中交二銀行。……中國銀行副總裁張嘉璈先生與我共事甚久，最能知道

我對於中國政府忠貞無貳之事實。」首都已因衛戍總司令之布告而立即平息，全國各省之一百二十餘分支行，又因總稅務司布告恢復中交二銀行之關稅存款亦繼之而平息。這樣一件翻天覆地的貨幣金融大風潮，因兩公函之不可抗力使英帝國主義之陰謀無法生效，而英籍之中國官吏不得不俯首就範，這是我入中國銀行後首次的立功。

實際上，張公權先生，在接到北京總行告急之初，若肯將告急的事由內容先告訴我，而與我共同研究對付安總稅務司的正當手續，則兩封有力公函，本可豫先制止其陰謀之實施。則後來兩行之全國「擠兌」風潮，可以完全不發生。而「擠兌」所產生的中交二行當年之營業上的絕大損失，可以完全避免。很可惜的是，他以最起碼的中行地位與薪水給我，而不求認識我的能力。他對一切保守秘密使我無法為中國銀行防患于未然

# 中外文庫之八 慈禧與珍妃

章君毅等著 定價叁拾元

慈禧與珍妃之間的恩恩怨怨，相互影響，是近年來最熱門的話題，兩位近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會由章君毅、徐荻芬、康僑、龍寶騏、王成聖諸位作家，搜集宮廷密勿，真實史料，撰寫專文，自在中外雜誌發表後，極獲讀者重視，頃應各界讀者要求，編纂成書，附以珍貴圖照，刊行問世。定價叁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遂使中交兩行，受空前之大損失。

英諺曰：「Penny wise, pound foolish.」意即「對小錢聰明，對大錢糊塗」。公權對於留美返國學者不論學識程度，所給的薪給鎊銖計較，盡刻薄之能事。而對於營業上，一次損失累萬，不知而且無法防止，我平心而論，不得不以此英諺奉贈公權。

##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

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伍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肆拾捌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叁元）